

我与柳永和坎宁安在海雾缭绕处喝茶

□来其

冬末春初的时候，南方暖湿气流掠过冰冷的海面，水汽凝结成雾，随风飘向岛中部的山体。海雾在山脚下的沟壑里集聚，变得浓郁，慢慢地抬升到山腰处，那儿多野兰花，一株株掩隐在树林草丛里，海雾飘过时带走了兰花的幽香。

海雾最后笼罩住山顶。山顶有一大片茶园，此时茶树还没醒透，深绿的老叶子，边缘带着霜打过的暗红，新芽却已在叶腋间鼓起来。海雾缭绕后，茶树芽叶上挂着雾气凝结的水珠，将坠未坠。

茶园内立一石，镌刻“云顶问茶”，石是寻常山石，风雨蚀过，海雾润过，墨意渗进石纹；又搭一茶棚，内置茶具、茶叶和桶装山水，供登顶乡人泡茶。这儿的茶，前调是来自大海的咸风，中调是野兰忽远忽近的清芬，尾调则是茶叶炒青后留下的焦糖香。

“云顶问茶”所在区域，叫“海上仙乡”。缘由北宋词人柳永，在岛上当盐官时，写下“望仙乡，隐隐断霞残照”，后人依此典故而命名。其实当年柳永站立山巅眺望的“仙乡”，是一个缥缈远方，一个承载着思念与遗憾的心灵仙境。如今乡人们是让柳永站在仙乡望“仙乡”，仿佛是相隔千年的相互眺望。

某一天，我登临仙乡之顶，在海雾缭绕处喝茶，柳永不期而来。

他从石阶尽头走来，身着合领大袖的宽身袍衫，头戴软巾幞头。走近时，我闻到他身上一股咸涩味，不是海风的咸，是灶火熏过的、比海水更浓的苦咸。

我递过茶，他端着碗，没喝，却抬头说：“煮卤水之灶上，也有雾气，咸得呛人。我在灶边巡视，常被那咸雾熏得睁不开眼。”他抿了一口茶，很小的一口，然后他笑了，“原来海边的盐雾，在山上盘旋久了，滤掉了涩味，留下了清香。”

这是那个写过《煮海歌》的柳永，“云顶问茶”吗？

石阶上又走来一人，身着白色亚麻衫，没系领巾，马裤在膝盖下用系带扎着，露出一截羊毛长袜，袜口松松垮垮，沾着泥。他是詹姆斯·坎宁安。

这位受雇于东印度公司的苏格兰博物学



陈炳群 摄

家，1700年在定海盘峙岛采集到了茶叶标本，这些标本如今还收藏在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。当年英国人还据此把盘峙岛命名为“Tea Island”，即“茶岛”。

来者皆是客，我也递过去一碗茶。他接过去，先凑近嗅了嗅，然后抬起头，看了我一眼。“1700年，我在盘峙岛采到的茶，不是这个味道。”他喝一口，茶汤含一会儿，才咽下去，表情变了，不是品到美味的那种满足，而是困惑。“这茶汤里，有兰香。”他低头看着碗里舒展的叶片，叶片在粗陶碗底摊平，脉络清晰如他标本夹里那些干枯的残骸，但它们是活的，在水里轻轻晃动。

柳永一直淡淡地看着坎宁安，这时他开口了，“在我生活的那个年代，你们对茶叶还闻所未闻，而我们的‘点茶’已风靡朝野，斗汤

色、斗水痕，斗茶汤表面幻化出的禽兽虫草谁逼真。”说到“禽兽虫草”四个字时，他手指在茶碗边沿轻轻画了一圈，像是在描摹一幅看不见的画。最后他说：“茶不是标本。茶是水里的魂。这个你带不走。”

茶棚外，雾正浓，茶园里一片模糊的绿。坎宁安摇摇头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在我们带回去标本之前，勋爵们叫它为神秘的‘东方魔叶’，药剂师拿它当万灵丹，夫人们把它锁在小匣子里，喝的时候要称重、记账。是我的标本，让他们明白了茶叶可以大量进口，也可以种植，开始派人满世界寻找能种茶的地方。是我成就了茶叶成为我们的全民饮品。”

坎宁安说完，茶棚里静了片刻，壶嘴在冒白气，我换掉绿茶，泡上了红茶。

柳永没有马上接话，端起那碗红茶，拇指沿

着碗沿慢慢地转了一圈，“你说得没错。”他的声音不高，但每个字都像茶汤里的叶子，沉了下去。他顿了顿，把目光从坎宁安脸上移开，望向棚外的茶园。雾散了许多，一排排茶树从白茫茫里浮出来，叶尖的水珠在风里微微颤动。

“可是，”柳永说，“在我们的茶里，有道家的一碗清静，有佛家的一碗空寂，也有文人的一碗风月。”柳永闭了一下眼睛，再睁开时，目光穿过坎宁安的肩头，落在更远的雾里。“同样是茶，你们喝的茶里却没有这些。”

……

那天在山顶喝茶，我们聊了好久，柳永和坎宁安谁也没说服谁，却是挽着手一起走的。

云顶问茶，就是坐在山巅海雾缭绕处，与匆匆而来的古人坐而论道，不问来路，不问归途，只等一壶茶水开。

云顶问茶

□赵利平

谷雨前后，天气阴晴不定。

我搭朋友的新能源汽车上山。车很安静，像一只滑行的船，载着我们离开尘嚣，向着那片浮在云雾里的山顶驶去。四月的风从半开的车窗挤进来，带着湿润的、微微发甜的草木气息。朋友说这车零排放，不伤山上的空气。我笑了笑，没接话。其实心里在想，千百年来上山的人，用的或是草鞋、或是竹杖、或是轿子，他们大概不会想到，有一天我们坐着无声的铁壳子，也能来这高处喝一杯茶。

山顶400多米，放在名山大川里不算什么。但对于舟山这座被海水包围的城市来说，这已经是离天最近的地方了。东海百里文廊修通之前，这里大概真的孤独得很。群山无言，云雾自来自去，茶树一年年绿了又静默地等着被采摘。人迹罕至的好处是，山还保持着它本来的样子；坏处是，这样的好地方无人知晓。

现在好了，路通了，车来了，人也来了。

茶园东边立着一块宽宽的石碑，刻着“云顶问茶”四个字。字是红色的，在灰蒙蒙的天色里显得格外醒目。碑旁有两个登山者，气喘吁吁地刚到，双肩包，登山杖，满头是汗。他们互相拍着照，要把自己、石碑、头顶悬停的云朵、远处弯腰采茶的妇女，还有弥漫在茶园里的细雾，一并装进那个小小的方框里。

我看着他们，忽然觉得有意思。

有的人坐车上，轻轻松松，如履平地；有的人有车偏不坐，非要一步一步爬上来，说是为了健身，为了“体验”；有的人许是没有车，也许有车却觉得不值得开，骂骂咧咧地爬着。路径不同，付出不同，但到了这块石碑前，大家

做的事却是一样的，看云，看山，看茶园铺陈的春光，然后出神。

那一种出神，大概就是所谓的“问”了吧。

朋友们的动作比我想象的要熟练得多。后备箱打开，天幕支起来，折叠桌凳摆好，便携炉子点上火，烧水的小铜壶咕嘟咕嘟地响起来。朋友一边麻利地摆弄着茶具，一边嘴角噙着一丝笑意，眼神里透着对这套流程的熟稔与享受，仿佛在进行一场庄严而愉悦的仪式。一切都是标准化的、折叠化的、可收纳的。这套装备放在任何一个野外，比如在海边、溪旁、草原上，甚至在停车场边上，都能在十分钟内变出一个像模像样的茶席。

我插不上手，便独自踱到一旁，看天上的云。

那些云真是调皮。一会儿大，一会儿小；一会儿被太阳镀上一层金光，沉甸甸的像块金子；一会儿又散开来，变成湿漉漉的雾气，贴着山顶流淌，扑在脸上凉丝丝的。风从不知名的方向吹来，山顶的草木跟着摇晃，仿佛在远方寂静地伫立，又仿佛在眼前不知疲倦地跳舞。

我在看云，云在看我。我在看山，山在看我。这算不算一种“问”？我问它们什么？它们又回答了我什么？

那两个登山者已经拍完照，正倚着栏杆远眺。我顺着他们的目光看过去，群山在云雾里若隐若现，像水墨画里那些似有似无的远山。茶园安安静静，采茶的妇女们捏着嫩叶，手指翻飞，像在进行某种古老的、沉默的仪式。

整座山顶，除了风过树梢的沙声，就是无线电静默一般的寂静。

朋友喊我：“茶好了，快来。”他的声音不高，却清晰地穿透了薄雾，带着一种分享好东西时的轻快。

我在那把帆布折叠椅上坐下。椅子很宽松，兜住腰背，让人一下子松弛下来。朋友递过一杯茶，茶汤碧绿透亮，热气袅袅地升起来，与周围的雾气融为一体。他微微倾身，目光温和地注视着我，仿佛在等待一件期待已久的事情发生。我端起茶杯，喝了一口。

不是特别香，不是特别浓，不是特别苦也不是特别甜。它就是茶的味道，那种你在平时匆匆忙忙喝的时候根本尝不出来的、属于茶本身的味道。

但在这一刻，在山顶的空气里，在云雾的包裹中，在手边刚刚好的温度里，它忽然变得无比清晰、无比确定。

朋友问：“怎样？”他歪着头，眼睛里闪烁着期待的光芒，像个献宝的孩子。

我说：“好。”

我和朋友一边喝着茶，一边聊着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。我们没有问彼此什么。那样的氛围里，说些什么本就不重要。重要的是大家在云顶的茶园边喝茶。朋友偶尔会停下来，眯着眼望向远处的云海，脸上露出一种满足而宁静的微笑，仿佛这眼前的景致，这手中的茶杯，便是此刻的全部世界。

喝着喝着，我看见了远处茶园边石缝里开着一丛映山红，便起身走进茶园。

茶垄一行行整齐地排列着，像大地写下的句子。我穿过它们，鞋底沾了湿泥，裤脚扫过嫩叶，露水凉凉地渗进来。在茶园边上的石缝里，

我看那丛映山红开得正烈。那种红是不要命的红。泼辣、野性、旁若无人。

我把它折下来，带回茶桌，斜斜地插在桌角的缝隙里。

映山红放在茶桌上，整个茶席的气场就变了。它太野了，跟那些精致的折叠桌凳格格不入，但偏偏这种格格不入，让人觉得说不出的对。

朋友们看了看花，没说什么，只是嘴角的笑意似乎更深了些，继续喝茶，继续漫无边际地聊天。

我坐下来，端起那杯已经凉了的茶，忽然想笑。“云顶问茶”，这名字取得很有文化、很有意境，我很佩服。少年的时候，哼“不要问我从哪里来”，听“千万次地问”，可现在坐在这里，我一点点问茶的想法都没有。茶又不说话，我问它做什么？山也不说话，云也不说话。你要问什么呢？有什么可问的呢！

甘苦自知。冷暖自知。你就来这里，爬山也好，坐车也好，带一套精致的茶具也好，折一枝野花也好。你来了，你坐下，你喝一口茶。好就是好，凉了就是凉了。不需要问，也不需要答。

朋友又问我：“怎么样？”他目光柔和，带着一种了然于心的笑意，仿佛早已知道答案，只是想再听我确认一遍这无言的默契。

我看了看杯子里的残茶，说：“好。”

我想，如果我问这杯残茶，它也会说好。它接纳了自己的凉，自己的淡，自己即将被倒掉的命运，但它依然可以说好。

说好，不是对完美的赞叹，而是对完整的接纳。

山谷里的白月光

□陈瑶

茶树开的花儿，是山谷里的白月光，却鲜少有人留意过。

它与茶叶同生共长，叫它茶花最为自然。不过，说起茶花，人们脑海里浮现的，总是大朵大朵红艳瑰丽的山茶花，茶树的花反而被遗忘在山野之间。其实，它和茶叶一样，是大地的馈赠，亦可采来食用，别有一番韵味。

千百年来，茶树的花没有专有名字，似乎只见叶来不见花，只寂寞地被称之为茶树花。翻阅历代文学著作，吟诵茶的诗句，多如繁星，而茶树花却心甘情愿充当茶诗中的“隐逸配角”。

难道是茶树花长得丑吗？当然不是。茶圣陆羽在《茶经》里说，茶树花“花如白蔷薇”，虽

只寥寥数字，却把茶树花冰清玉洁、雪白清雅的美，刻在了骨子里。

江南的茶树花，生于山野茶林间，白色的单瓣小花朵，露出金黄明亮的花蕊。小白花开得很低调，大多是倒立着开，花苞长在叶腋里，生怕遮住叶的光彩。茶树花从秋天次第开放，一直零星开到次年初春。在百花即将谢幕的深秋，一垄垄整齐的茶树之间，一朵朵雪白、晶莹的茶树花却悄然绽放，淡淡的幽香，弥散在整片茶林，清新绵长，这是大自然里最纯净的馈赠。

世人眼中，它是茶叶的配角，无人重视，更不受茶农待见。虽然，茶树开花结果是自然过程，但会消耗茶树大量的养分，影响来年春茶的品质和产量。所以，对于只收获茶叶的茶农

来说，会采取各种方法，抑制茶树开花。有些勤快的茶农，在茶树花开得烂漫时，把花儿摘掉当肥料，抑或制作成茶树花茶。每一朵不起眼的茶树花，都拥有和茶叶一样的功效，蕴含茶多糖等有益成分。

记得儿时，曾和外婆去后山茶园采摘过一次茶树花。那年寒冬，我和外婆一起爬上并不高的后山林，在那片小叔叔承包的茶园里，正绽放着如云似雪的茶树花。我第一次见到开在冬日里的白色小花朵，惊喜之余，它成了我心中的白月光。

外婆也是怜花之人，她说，那么多茶树花落了，怪可惜，能摘就多摘一点，做些茶树花茶。外婆把茶树花洗净晒干，存储在茶罐里当花茶喝。那些年头里，我跟着外婆也喝茶树花

茶，并不是因为茶树花茶口感特别好，也不懂它有什么神奇的功效，而是喜欢看着玻璃杯里一朵一朵白花瓣、黄蕊，在热水中重新盛开。薄透的花朵，随着茶水的微波，上下浮动，如白莲般清澈莹润。

后来知道，茶树花开后，还会结出油亮的茶籽。茶籽采下后，晒干榨油，也曾是灶台间最朴实的滋味。只是，如今这些洁白的茶树花，连同它们的果实，大多被当作肥料还给了土地，所以，我们很难再见到成片的茶树花了，也许那“白如雪”的茶树林，只是我心中的白月光。

这隐逸了千年的茶树花，从不与叶争、与枝争，只默默地奉献自己，安静地滋养着茶园的每一个春天。